

實初廣志

姜泣羣選輯

重訂虞初廣志

王漢波題簽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十號出版



重訂虞初廣志十六卷
全八冊定價二元四角

選輯者 姜泣羣

評訂者 楊南邨

發行所 東方書局

印刷所 上海六馬路石
東方書局
路口松盛街

總發行所 光華編輯社
上海派克路福海里
五百二十九號門牌

分售處

國華書局
中華圖書館
中國圖書公司
中國圖書公司
上海圖書公司
上海圖書公司
上海圖書公司

香 艷 妙 品

柔 鄉 韻 史



裝橫精緻訂一厚冊
定價大洋四角

吾國青樓之盛昔以秦淮金閨廣陵間爲最自泥瀝拓關洋場後車水馬龍人烟櫛比故遊歷家譽評爲全球上第三繁華場且于甲午逮至甲辰年全國之烏衣子弟白袷少年羣趨而至窮極揮霍競尙奢淫爲上海青樓最盛時代盡此十年中而嫖界上之異聞軼事亦最爲豐饒衢州名士詹壇君時作寓公於此抱醕酒婦人之意日事徵逐於粉陣釵叢間見聞所及仿板橋雜記之例作柔鄉韻史一書間有名妓與狂且之艷話蕩婦與儂兒之祕史以及名士風流俠客豪舉禮豔旖旎莫與比倫有袁翔甫管秋初諸先生題詞及沈悅庵先生序文所謂以香鑄心心香吐以花鏤筆筆筆花生本社覺得原稿用活字版以淨白瑞興廠紙印行裝潢華美校讎精良猶其餘事

總發行所
上海派克路福海里
第五百二十九號
光華編輯社

出版者 文藝消遣所啓

臥雲山房戎衣道人書法潤例

王君漢波關中漢南人素嗜讀尤好書幼承訓庭卽以書法見稱及長習弓馬入軍校握兵符帷幄之中亦常研究書理故其書法甚工且神化古今碑帖純然自一家也然性喜清高尤愛山林風味不求聞達者久矣同人等邂逅滬濱時相過從佩其一筆雲煙特勸行旌暫駐代訂薄潤以公世好

匾額 每字一尺以內二元尺五以內三元二尺以內四元再大另議 楹聯 三尺元半四尺

二元五尺三元六尺四元七尺至八尺六元 屏條 每幅四尺一元五尺元半六尺二元八尺

三元 中堂橫幅 照屏條加倍 冊頁手卷 每尺一元過尺附加 琴條 每幅一元

三行爲度 密行另議 團扇 每柄一元 壽屏碑版另議 楷書及金箋加倍

孫贊良 方樵舫 蔣維翰 于右任 黃少岩 陳匪石 姜泣羣

王寵惠 林志華 陳去病 丁福保 葉小鳳 李晦庵 楊南邨

乙卯仲秋代訂

寓法界

貝勒路吳興臥雲山房
里第十五號

收件處上海新聞天寶書局

虞初志補卷十一

虞

初

志

補

序

過墟志并序跋及心史先生考證

鄧水 姜泣羣編輯

墅西逸叟

昌黎傳坊者王承福述其言曰。吾入富貴之家。有一至者。又往過。則爲墟。有再至三至者。又往過。則爲墟。蓋豐悴去來。盈虛倚伏。是乃天道。又况積不善之家。尤招禍速。而報不爽哉。余祖塋在七浦塘。歲時祭掃。舟行過大橋。見黃氏所居。周遭皆石砌。屹如堅城。岑樓門角。邃室鉤心。遠望有蔥蔚氣象。不數年而化爲焦土。又數年而爲勢家塋兆地。今且松籟如怒濤聲矣。余與坊者相隔七八百年。而過墟生感此情。若合一契。歲癸丑。張媼以年老北歸。余側室吳與張爲中。

虞

初

志

補

表姊妹。張時過余舍。爲縷述黃顛末。且舉其手錄一冊示余曰。此劉母女兄弟。平日往來筆札稿也。於是摭摭舊聞。綴以張媼所述。敷繹成文。名曰過墟志。嗟乎。今之趨利如鶩者。亦可爲殷鑒也已。然亮不撫七。則劉不擄。亮不妻劉。則七不至。此中有天道焉。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非一朝一夕之故。彼三秀者。天特假其才貌。以變置黃氏資財耳。厥基旣覆。旋擢儲嬪。卒且慶毓螽斯。寵榮錫命。又曷嘗以妖冶傾人之國也哉。康熙歲次丙辰仲秋望。墅西逸叟書於坐忘軒。

此序以作者所以得其顛末爲緣起。頗得古意。卽近譚西國小說蹊徑。亦多類是。

以過墟志名書。其意在指黃氏之爲富不仁。卒之家財移於他姓。豔妻嬪於異族。爲世炯戒耳。至某王邸中事。乃故意鋪張。且據北來老媼之言。非所目覩。又當時滿人驕侈之醜。一軍官已不可嚮邇。不必果爲親王。讀者以其所

敘豪貴之態。而疑爲豫王或端重王。是未詳稽其時日之過也。

任陽爲虞邑之極東南境。地窪民貧。而黃氏獨以資財雄鄉里。居大橋。世謂之大橋黃家。余及見者曰黃亮功。自伊父積資起家。不置田產。專以權子母爲業。蓋見中原多故。增餉增役累也。亮仍家法。尤樂不疲。歲囤粟以千計。豆麥花布。稱是。崇禎間。吳中水旱頻仍。米價騰貴。亮邀取重利。朱提成錠。窖藏之。青蚨成貫。櫃藏之。零星者。必鎔成錠。積成貫。概貯藏而乃快。爰是積資鉅萬。而家益富。亮爲人陰柔。外若溫厚無稜角。中實機深多詐。性尤吝。處置家事。節縮若寒士。層層謀朝夕。其父嘗令亮循輸粟例。爲護身符。亮蹙額曰。爹直欲兒作枵腹監生耶。每用一錢。輒沉吟良久得已。仍貯之囊。其素性也。家多權量。式同而用異。視出入而盈縮之。未嘗用銀錢。凡與人貿易。盡以折色昂其價。但有厘毫利。卽喜。邑中牙儉陳氏婦喪夫。欲他適。亮聞其挾重貲欲娶之。父曰。嫠也。里中請婚。

虞 初 志 補

者多。何必是亮。曰。彼以賄遷。是足欲也。遂娶之。得貲五百金。已而變其房產。又得四百金。陳善操家。勤紡織。亮得其欣助。家業日熾。已二十餘年。終嫌其貌不揚。心常怏怏。間加惡聲。陳有弟。歲時或備果榼來視姊。亮疑曰。是欲希我津貼也。因語陳曰。汝弟至戚。時來視汝。意固善。但我昨至左廂。見其與某婢戲。此何理也。吾家範素謹。而容此輕薄子乎。陳心知其謬。而微會其意。遂屬弟勿再至。自是親串中無一人告貸于黃者。後陳病瘵死。亮薄葬之。蓋吝已財而陋彼貌也。時亮年四十餘。謀繼娶。於是有議姻劉氏一事。而造物變置之巧機伏矣。劉氏者。亦居任陽去黃三里。而近世業儒家。雖落名楣也。其伯曰虞。虞邑諸生。守正不阿。端人也。其仲曰肇。周狡黠嗜利。險人也。有季妹。生之夕。其母見紫氣繞室。經時不散。六歲母死。卽自粧束。能修容。父教之書。過目了了。捉筆作楷。秀雅可人。學爲筆札。亦朗朗成章。十歲父又死。倚兩嫂以居。雖處女而擗擋家政如

健夫持門戶也。性高抗。不肯作怵怵倪倪態。遇難處事。一言立斷。動中情理。兩兄亦善視之。甫垂髻。嬌艷驚人。面方正。潔白如脂。微紅勻碧。若含露桃花。鳳目曼耳。眉疏秀而長。額光可鑑。方領微脣。通體長短停勻。襪履不盈四寸。蹀躞容與。眞國色也。亮之父執曰郁士英者。繩劉於亮。亮心艷之。謂郁曰。果字我。禮金多寡不計。事成當厚以報媒者。郁乃言之於劉仲。仲曰。吾兄素迂闊。萬無從意。此事我能曲成。但我非媒妁。而杯酒不沾唇。得無於心不甘乎。郁述之於亮。欲以二百金爲聘。四十金爲仲壽。仲大喜。乘間言於伯曰。三秀（小字）妹。行年十四矣。凡求婚者。非生庚不合。卽卜兆不從意者。良緣自有在焉。頃郁髻來云。黃某與讌。偶語及內助事。問吾妹可乎。不可。伯默然。頃又言於伯曰。事固有不可執者。憶吾母彌留時。執妹手。顧吾父及吾兄弟而言曰。此女吾所愛。俟其長。務擇家事勝吾家者嫁之。無與寒士。寒士能自奮青雲爲妻。孥福者。世有幾人。但

虞 初 志 補

願其安享素封。不至朝夕碌碌。井臼傍。吾目瞑矣。今吾母雖終。言猶在耳。吾兄弟豈忍忘於心。前所云黃某者。積資數萬。倉庾如櫛。棟宇連雲。欲得妹爲內主。母若在。必諾無疑也。伯作色曰。不然。吾母若在一聞是言。必唾其面。彼之先陳氏奴也。本性王。背主而逃。易王爲黃。居於崑之石浦。至彼祖曰元甫者。復歸虞家塘市。元母爲邑勢宦乳嫗。宦田三千畝。在吾鄉。以嫗故。委元課租。元恃主威。禾未登場。輒駕帳船。叫囂鄉里。鷄犬不安。農人苦之。衆議畝出斗粟。勞之名曰脚步錢。元於主人正犒外。復蝕其十之三。詭言農欠以充已橐。遂以殷實起家。彼之積資累萬者。非由躬稼穡。親服賈。勤苦中得。乃敲人骨。吸人髓。斂怨兩世而積也。彼父洪。尤凶暴。恃其拳勇。酗酒漁色。鄉人目爲黃二傷司。謂觸之禍立至也。常悅一佃女。假其父錢而不責償。閱三年。權其子母。已逾倍蓰。乃攫其女爲妾。不久而愛弛。轉鬻於粵商。得白鏹二十金。有成言矣。女聞而縊。莫敢誰何。

此固鄉里中所共知共聞。莫能掩其醜惡者也。洪雖富甲塘市。而市之衣冠中人。從未與接一揖交一談。洪自知不容於士類。乃大營宅地於吾鄉。爲夜郎自大計。沒主田數畝爲基址。高閤厚垣。樓房盤亘。其廳亭壯麗。擬嚴文靖相國家規制。役佃民爲傭作。經年落成。一鄉苦之。至今過其地。望其居者。莫不切齒寒心。比之郿塢。勢宦死。子弟皆絀綳。不問生產。田皆四分五裂。盡授他姓。洪欺其無主。昂其價。侵匿其半。所獲復不貲。自是始不與課租事。鮮衣華履。出入隨童僕。爲鄉里中鉅富翁。席必首座。稱必丈人行。識者見而恥之。廢紳某。欲釀千金謀復官。遣門客致洪。適同會者。皆邑中鉅老。聞之譁然。乃還洪銀。擯弗與同列。吾同學友汝南周氏。作醜奴兒令一闋。譏之。有何物催頭。持了精鏐。便想烏紗隊裏遊。句一時傳笑。以爲美談。此又合邑中所共見共聞。莫能掩其醜惡者也。今亮之爲人。比之祖父。稍爲斂跡。然計升斗。權分毫。刻剝窮民。專圖利己。祖孫

虞

初

志

補

父子是真一氣。虎兒狼種。豈我族類。若貪其富而降我門楣。與彼婚媾。何以見先人于地下。昔王源嫁女於富陽滿氏。東海王源嫁女于滿氏。沈約作彈章奏之事。見昭明文選。貽臭千古。奈何踵其故轍哉。况妹年十四。彼已四十有餘。獨不爲妹計乎。易曰。見金夫不有躬。無乃爲鄉黨所笑。仲知言不能入。爲之意索者累日。亮偵知事不諧。屢邀郁與謀。往返數四。仲亦無以應。無何伯應幕徵往山左。中途寄仲書。言至維揚。見婚嫁者絡繹道路。詢其故。緣訛傳朝廷遣中使至江浙採民間女。此信至吳中。亦必擾擾。然訛言耳。萬無此事。不可輕信。妹終身事。慎勿因此輕率與人。仲得書大喜曰。四十金入吾囊中矣。因招郁令謂黃曰。姻事吾能主之。須無食前言。乃可。黃卽諾。擇日納采。乃縮其二百之數而半之。復折其二。縮其四十之數而半之。復折其四。且命郁剖而中分之。曰。柯儀固總函也。仲慍甚。心知爲亮所賣。而口不敢言。先是仲得兄書。詭答云。兄書

虞

初

志

補

未到。吾邑已盛傳中使採女之事。里人不擇人而婚嫁者。不下數百家。司里忽來家索錢不遂。竟將妹年貌登冊。欲告之官。不得已仍諾黃請矣。此貧家女。爲富翁妻。未爲不得其所。然此番作合。非由人謀。亦無我責也。伯得書撫膺頓足。浩然長歎。復作書寄仲。痛加誚讓。書未至。而黃已委禽。日落婚期矣。婚之夕。亮頭眩暈者三。踉蹌不能成禮。廟見日。木主先傾倒仆地。家人咸驚異。而亮一見劉貌心醉。迷迷然若陳思之遇宓妃於夢寐間也。逾年生一女。劉愛之甚。曰。此吾掌上珍。因名珍。珍五六歲間。劉延熊耳山人爲推五行。熊耳山人善談星。所言極驗。人爭致之。號半仙。而山人行蹤詭祕。時姓趙。時姓呂。或言其初從流賊。爲賊推成敗奇驗。旣而亡命江湖。至是挾術遊虞山。劉聞以重禮延之座。抱珍於膝。坐簾內聽之。山人推之。稱好者再。是能富夫貴夫。一生無蹇運。劉喜。乃以己生庚令推。山人沈吟良久。拍案大叫曰。安所得是命而給我哉。女人而坐台。

虞

初

志

補

垣有執政王家氣象。惜犯披麻貪狼兩煞。然福星坐照。彼兩煞特爲之用耳。鄉
 邨婦安得有是。必給我也。問命中有子否。曰有二。且生而即貴。劉大喜。已而推
 亮則搖首曰。苦命耳。腰纏十萬。不能享用一錢。如病隔人。馨香滋味。羅列滿前。
 欲啖卽嘔。非苦何。問何時得子。又搖首曰。命中無之。爾時舉坐闕然。謂其言何
 背謬若是。而劉聞命中無子。一言心動。猶以爲已命或宜有。而亮素性鏗刻。爲
 無子相也。於是有母養祿產。意蓄而未露。有張媪者。乳劉者也。寡而無子。依劉
 以居。劉以爲心腹。私與語曰。癡老子。不知何了局。年將半百。止一女。但兀兀特
 籌握算度朝夕。竟不思身後倚託者爲誰。媪曰。俗有引子之說。謂先取他姓子
 養爲己子。爲之兆而引之。往往如所願。是亦何不可爲者。劉領之。而向所蓄意
 於是益決。時亮一切家政。皆聽命於劉。某處窖金若干。某櫃節錢若干。皆委之
 劉。米粟出入。契券存發。及日記冊簿。皆經劉手。劉才固敏。遇事無不咄嗟立辦。

亮奉之如神明。劉櫛嘗爲捉髮。溷浴嘗爲拭體。又嘗坐劉床畔。爲劉翦爪。劉寢而起。爲之傳襪納履。而劉嘗傭奴其夫。呼爲老牛。少不當意。輒批其頰。亮咲而受之。微曰。好言之。何怒爲。以故凡劉意所欲。無不傾聽。任指揮。一日亮從近里收債歸。見劉擁珍坐燈下。乃撥撩其耳上金環。戲曰。珍且入塾矣。而汝不復孕何也。劉叱之。正色曰。火燒頭尙作此狂態。吾適有言。欲喚醒汝。俟少間言也。乃入房閉寢門。於枕畔覲縷移時。次日亮夫婦早起。命庖治盛饌。邀二劉讌會。時伯已回家。五六年足未嘗一至黃所。劉恐伯之固却也。私遣張媼致書曰。兄固愛妹。妹豈不知。但妹旣歸此家。凡此家前事。姑含忍之。兄妹自有天倫。義固無可絕也。今聊具杯酒。爲戚一申款洽。兄來。則妹愈有光。否則置顏無地矣。伯不得已。偕仲往。姑與亮相見。語間輒呼亮字。而仲則如其所應稱。宴旣畢。伯入辭劉。若爲無意也者。謂伯曰。珍將就學。苦無伴。兄第三子金印官來此依我。與珍

虞 初 志 補

同塾可乎。伯曰：「嬰孩不能離母，且徐之。」仲聞遽曰：「吾兒七舍可來也。」劉默未有以應。而仲卽於明日攜其子七舍至，依劉以居。劉之爲亮謀也，意在伯之子，以其弱不好弄，且因是爲修好地。仲則其素所心鄙，絕無撫其子意。亮見伯落落難合，而仲突梯易籠，絡劉因七至，意大拂，而亮反憇患之。七生而駿，性暴戾，比長與珍戲，珍怒白之劉。劉撻之，自是宿之外舍，食不令同席。時來時去，一任其意。而七遂與羣惡少遊，無何劉字珍於直塘錢氏。籍婁東，徙於虞，富而能仁。鄉里稱之。夫人陸好善，年五十所生一子，溫文厚重。錢翁課子嚴，必俟入士籍，乃與婚娶。故弱冠而未聘室。時吾虞初隸新朝，邑中作粧點太平景象。夏之五月，盛爲競渡之會。錢氏子侍其母往觀，而鄰舫則劉與珍兩家通問，知爲近里眷屬。各過舫，款語良久。錢母歸語翁曰：「劉固倩麗，異表耀人目，艷於少艾，但少涉輕露。其女則嫺雅淑婉也。」於是從翁遣人請爲婚，而劉亦以親見錢氏子，知爲